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清歌艳舞·紫陌红尘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清歌艳舞·紫陌红尘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歌艳舞·紫陌红尘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34 - 0

I. ①清…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437 号

点 校: 薛未未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7.25 字数: 20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清歌艳舞

一、海上来舞后马上英雄惊艳遇	3
二、沪上试歌声社会闻人空销魂	21
三、痴心歌舞迷口出莲花难垂青	39
四、落花已有主忠言逆耳反遭辱	54
五、左右难讨好心痛如割露秘密	70
六、彼此非善类独具慧眼识好歹	85
七、笑里藏刀鹿死谁手逐情场	100
八、各自斗智强清歌艳舞起风云	115

紫陌红尘

一、认错知音一眶辛酸泪	131
二、误殴痴儿冤枉无处诉	147
三、因怜生爱病榻话缠绵	168
四、顾此失彼醋海起微波	186

五、持枪欲寻仇险闯人命案	199
六、误会是香巢泼妇遭奇辱	210
七、谁都不爱看破情场奔四海	225
八、卿偏薄命愿与事违留遗憾	238
附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51

清歌艳舞

一、海上来舞后马上英雄惊艳遇

四周已笼上了轻纱那么的薄暮了，秋天的斜阳，软弱无力地躺在矗立在半天的高楼大厦上，似乎还显出依依惜别的恋情。但跑马厅里那座大时鸣钟，当当地已发出了五记洪亮的声音，好像毫无感情地在催逼着夕阳，是应该可以离开这个宇宙了。

这时跑马厅畔黑黝黝地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中西人士，真是人山人海。各人的手里都拿着赛马预测的报纸，有的昂起了头，望着高高悬在木架上的牌子里写明了的马名和骑师的名字；有的低着头，把铅笔在预测报上画着写着，似乎在研究一件什么科学般的，煞费苦心地在动其脑筋；还有已经把票子买好了的，脸上含了希望的微笑，兴冲冲地走到瞭望台上去闲坐休息；也有赢了钱的，在互相高谈阔论地夸张他自己的经验和眼光，表示无限兴奋的样子。不过，在这里的大多数，都灰白了脸色，愁眉不展地撕着他们手里买不中而已经成为一钱不值的废票。在黄昏的秋风吹送之下，他们的脸色是更显得苍白和惨淡了。

在人山人海中有一对妙龄女郎，她们坐在瞭望台上的藤椅上，神情显得分外安闲，一个好像是姐姐，一个好像是妹妹。这两个姐妹的容貌，可谓天生丽质艳于花。不论是哪个人，在见到了她们之后，都会情不自禁地向她们多望了几眼，表示有种说不出的羡慕的样子。尤其是那个姐姐的妆饰，比妹妹更要漂亮万倍，风流之情意，

横溢于眉宇之间，只要那秋波一转，立刻就可以勾引每一个男子的灵魂。那个妹妹的服饰，似乎要朴素得多，完全是个女学生的打扮。但朴素并不有损她的秀媚，她和姐姐相较，一个是艳若桃李，一个是秀似幽兰，自有她另一种动人心弦的风韵。

这一对姐妹花究竟是怎么样的人物呢？原来是初次从香港到上海的歌舞明星鸿文珠和鸿爱玉。她们到了上海之后，便寓居在国际饭店。她们歌舞团的团主人张得标是个善于交际的人才，所以一到上海，便和建筑最富丽堂皇的万国大戏院签订合同，登台表演。这几天还在大事宣传和排演节目期间，所以比较空闲。鸿文珠和普通姑娘有着不同的个性，不但十分豪爽，而且有奇特思想，和她妹妹爱玉，显然也是两种的典型。国际饭店和跑马厅是近在咫尺，所以姐妹两人也时常到跑马厅里去消遣。

这时文珠望着下面跑马厅里的马夫，牵着马在草地上打圈子，遂对爱玉低低地问道：“妹妹，你看这一次是几号跑得出的？”

“我瞧三号马或许有点儿希望，阿煞喜的后蹄很有劲，况且那个骑师又是老资格。你瞧他上两次骑马，不也是总归跑第一的吗？”

“你说是这个李英龙吗？嗯，真是一个骑马的老手。我也这样猜想，这一次又是他骑的阿煞喜跑第一的。只要四号那匹司带尼争一点儿气，我们三、四的联票赢位，这一次分得的钱一定是很可观的了。”

“我说怕不见得，因为三、四联票太热门了，回头中了也分不到多少钱。”爱玉摇了摇头，伸手理着被风吹乱的鬓发，微笑着回答。

正在谈着话，马夫把马都已交到骑师的手里，骑师们都跨上马背，在草地上试着驰骋。文珠把望远镜凑在眼睛上，向前望去，见阿煞喜那匹马上骑着的李英龙骑师，生得眉清目秀、英气勃勃，真仿佛是个马上英雄的神气。他此刻含了笑容，正在和旁边那个西人

评判员说着流利的英语。虽然皮肤并不十分白皙，但是他的颊上还嵌着一个深深的笑窝。文珠芳心别别地跳动了两下，她自然而然地竟起了一阵爱怜的意思。

不多一会儿，已开始赛马了。整个跑马厅里的赌客，大家的心都震荡得厉害。文珠带了望远镜，所以看得特别清楚，只见李英龙一马当前，和后几匹马长长地距离了许多的路程，文珠是快乐得什么似的，爱玉却在旁边连问几号第一。文珠一面告诉，一面并不放松地把视线对准了李英龙的身上。这时后面的一号、五号、六号，都跑在里档，因为互相倾轧的缘故，所以给跑在外档的司带尼蹿了上来。这情形看在买三、四号联票的人眼睛里，大家都不禁喊声雷动起来，无非是鼓励骑师的意思。

就在这一阵欢呼之中，赛马已到终点。那黑牌白字映了出来，清清楚楚是三、四两个字。文珠放下望远镜，把手中一沓三、四联票交给爱玉，叫她先去领取奖金。她待妹妹走后，便在皮包内取出一张白纸，用铅笔簌簌地写了几行字，把纸捏成了一团，匆匆走下瞭望台，等在铁栏杆旁，那是跑第一、第二、第三的马匹经过的地方，无非是给他们骑师一种威风的意思。赌客们向他们拍手欢呼，骑师含了春风得意的笑容，向大家点头。

文珠见李英龙第一个骑着马走过来，于是向他高声地喊了一声“李英龙”。英龙听有女子声音叫自己的名字，遂连忙循声而望。文珠向他盈盈一笑，把纸团掷了过去。李英龙做了几年骑师，对于这种事情已经遇到了好几次，所以他是十分明白，伸手连忙接过，还向她举手一招，表示十分熟悉的样子，避人耳目。文珠见他已把纸团接过去，目的已达，遂十分兴奋地到领奖处去找寻她的妹妹了。在领奖处找到了妹妹，爱玉已把奖金领来。每票分五千六百元，一共十张，共得奖金五万六千元。文珠把六千元交给妹妹，说给她零

用。因为这本来是最后的一次赛马，所以姐妹两人便笑盈盈地满载而归，回到她们的国际饭店去了。

当她们跨进八百十六号卧房的时候，想不到里面已经坐了两个男子。一个是团主张得标，还有一个身穿长袍，大腹硕硕、面团团、身胖胖的，显然是个大富翁模样。张得标一见了她们，便早已含笑起迎，说道：“鸿大小姐，你们在哪儿游玩？上庙不见土地，我们已恭候好多时候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地产大王顾元洪先生。顾先生，这位就是大名鼎鼎从香港刚到上海的歌舞皇后鸿文珠小姐，这位是她妹妹鸿爱玉小姐。我们这位顾先生是慕鸿大小姐的芳名而特地来拜访的。鸿大小姐，你得好好地招待招待才好啊。”

“哦，原来是顾先生。请坐，请坐。”

“别客气，别客气。鸿大小姐，你的芳名早已红遍了香港，那时候可惜无缘见面，心中真觉遗憾，今日得遇芳容，真是三生有幸啊！哈哈……”顾元洪在张得标介绍的时候，早已笑嘻嘻地跟着起身，此刻听文珠笑盈盈地招待自己，他乐得全身骨头有点儿轻松的样子，耸了耸肩膀，一面竭力地奉承，一面便哈哈地大笑起来。

文珠在他笑声中可以想象他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所以对他非常讨厌。不过自己初来上海，对于上海这些有财势的人，当然不能轻易地得罪，所以还是满面含了笑容，谦和地说道：“哪里哪里，顾先生夸奖了。张老板，你替我先招待招待吧。”

“鸿大小姐，不要客气，你请便吧。”顾元洪知道她要入内更衣的意思，遂连忙先急急地回答。文珠和爱玉遂推门进了套房，到里面一间卧房里去了。顾元洪目送她们姐妹步入内室之后，方才又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吸了一口雪茄，眯了那双色眼，点头笑道：“嗯，真不错！我活了这四十几年来，这样美丽的女子，实在还只有第一

次看见。张老板，你的时运亨通了，这一炮开起来，保险你会红得发紫。只怕银行的库房，要归你去管理了。”

“哈哈，哈哈！托福，托福！要如有这么一日，还不是全靠你老兄来捧场吗？你说，第一天开幕，你给我包多少座位？”张得标听他这样说，一时也乐得心花都开了。趁此机会，又向他敲一记。

顾元洪拍拍胸部，望着他一眼，笑嘻嘻地说道：“你放心，包一天不算稀奇，每天我都包一百个座位，接连十天。你想，这么一来，还不把生意买得好起来了么？因为上海人都是吃噱头的，以为在十天之中的票子都买不到，可见这歌舞的有价值了。所以越是买不着票子，便越要去欣赏欣赏了。”

“顾老兄这样捧场，我先代鸿大小姐向你一鞠躬，然后我自己再向你三鞠躬。”张得标听了，便离座而起，真的向顾元洪接连不断地鞠躬。

顾元洪急得连连摆手，笑着连说：“好了好了。我们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何必还闹这些客套呢？”

他们两人在外面正闹着客气，只见爱玉含笑先走出房来。张得标连忙问道：“鸿二小姐，怎么啦？你姐姐干吗不出来招待招待顾先生呀？”

“哦，这真是太不巧了，我姐姐忽然有点儿头痛起来了，所以她需要在床上休养一会儿，叫我向顾先生打个招呼，一切失礼之处，还得请顾先生原谅才好。”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鸿大小姐既然有些不舒服，那么我给她打个电话给牛尔林。他是德国留学的医学博士，平日不大出诊，只有我请他，他是没有不到的。让他来打一枚针，头痛就会好起来的。”

顾元洪一面说，一面已走到电话机旁去了。这么一来，倒把爱

玉急慌了，连忙跟着到电话机旁，向他摇了摇头，说道：“顾先生，你不要费心了，我姐姐这人就像小孩子的脾气，她平日最怕看医生。吃药打针，她是更害怕了。好在没有什么大病，休息一两个钟点就会好的。姐姐说，今天非常对不起顾先生，明天晚上请顾先生在金谷饭店吃夜饭，不知道顾先生肯赏光吗？”

“没有这个话的，我哪敢让鸿大小姐请客？论理，你们初到上海，我也应该尽个地主之谊的。本来我今夜就要请鸿大小姐吃饭的，想不到鸿大小姐会不舒服起来，那叫人感到扫兴。鸿二小姐，我的意思，请你入内再去征求令姐的同意，因为一个人有了病痛，医生自然是需要看看的。假使她答应了，我想还是请牛博士来诊治一趟比较妥当。”顾元洪虽然被爱玉阻拦而放下了听筒，但当他说到后面的时候，还向爱玉低低地央求，表示对文珠的身体关怀到一百二十分的意思。

爱玉觉得这些都是多余的事情，因为姐姐根本不是真的头痛，无非是讨厌这种人的缘故，所以才故意避而不见的。不过肚子里在想这一层意思，到底不能向他实说出来，也只好含笑点点头，很勉强地又入内室去了。

顾元洪回头向张得标望了一眼，见他呆呆地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的样子，遂笑嘻嘻地说道：“张老板，想不到这位鸿大小姐还是那么孩子气，怕吃药怕打针，那不是很有趣吗？不知她青春多少了？”

“她吗？二十二岁了，照实足年龄算来，二十岁还不到。顾老兄，这小姑娘的脾气，从小就有点儿古怪，十六岁在我团里学歌舞，这六年来，她脾气更古怪了。其实这一半也是我把她抬得太高的缘故，所以她难免有些骄傲的样子。我说老兄要劝劝她，一个红角儿，要如犯了这骄傲的毛病，那就很容易一落千丈的，你是用第三者的地位去批评她，也许她会听从你一点儿。要如我跟她说吧，她却会

把我当作耳边风呢。”

张得标因为和文珠相处的日子很久了，所以他很明白文珠叫妹妹来说她有点儿头痛不舒服，这根本是一种推托之词，所以他低了头，暗暗地在猜测着：“难道她是不愿意跟顾元洪交一个朋友吗？假使果然这样的话，那么她这一辈子也不会红起来呢。”就在他想的时候，听顾元洪这么问，于是一面向他告诉，一面又表示不乐意的神气。但顾元洪却反而庇护着文珠，摇了摇头，笑道：“我说这话倒并不是她骄傲的地方，实在是她孩子气未脱，多少还带了一点儿天真的成分。哎！我女孩儿也看得多了，从来也没有见过像鸿大小姐这么可爱的姑娘。嗯！今日才算是第一次，第一次……”

“那么在你的心中，好像是把她当作一颗明珠似的珍爱了，对不对？”

“对，对，你这个比方对极了！她不是叫文珠吗？我此刻心里的欢喜，真仿佛是找到了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一样了。假使把我所有的地皮卖光，来捧红这位鸿大小姐，我也甘心情愿哩。”顾元洪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踱步，一面吸着雪茄，一面满脸含笑地说。他心里充满了甜蜜蜜的热望，在他脑海里浮现了神秘的一幕。

张得标见他对文珠醉心的这个样子，一时又喜欢又忧愁。喜欢的是，他卖完地皮也要捧红文珠。捧文珠成名，换句话说，就是捧我赚钞票。不过忧愁的，是他把文珠捧红了之后，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么在他金子铺路的手段之下，文珠早晚总要投入他的怀抱。假使文珠做了他的姨太太，关到金屋里去藏娇，那么赛过拔去了我这一棵摇钱树了。心里正在暗暗地忧愁思虑，爱玉又匆匆地走了出来，低低地说道：“顾先生，我问了姐姐两三遍，她不回答，原来她已经睡着了。大概没什么大不了的，等她一觉醒来，一定会好的。”

“嗯！但愿她没有什么，才叫我谢天谢地呢！张老板，鸿二小

姐，那么我此刻走了。”

“顾先生，你不多坐一会儿走吗？不要忘记，姐姐明天请你吃夜饭。”

“不敢，不敢。我明天请你姐妹两位吃夜饭。好在明天下午我可以来拜访你们的，再见，再见。张老板，我们一块儿走吗？”

“不，我还要在这儿休息一会儿，老兄请先走一步。”顾元洪听了，点了点头，方才喜滋滋地走出房外去了。

这里张得标向爱玉望了一眼，微微一笑，说道：“鸿二小姐，我说你姐姐没有什么头痛不舒服吧。”

“你怎么知道的？”

“哎！我这么一猜就猜到了，不过我也真不明白你姐姐是存的什么意思。顾先生可是一位财神爷爷呢，这种人不乐而交个朋友，难道还要再想交一个比他地位更高一点的朋友不成？”

张得标后面这几句话，至少是包含了一点埋怨的成分。爱玉还没有回答，忽然见文珠从里面房中走出来了，冷笑道：“张老板，交朋友是我的自由，难道我交朋友还得你来给我支配吗？那可不是天大的笑话？”

“鸿大姐姐，你……你没有睡在床上，那你简直是讨厌着顾先生了？”

文珠这突然走出来的情形，倒把张得标吃了一惊，怔怔地愣住了一回之后，方才指着她急急地问。文珠并不作答，把身子坐到沙发上去，取了一支烟卷，划了火柴吸烟。张得标虽然要向她责骂，但是到底鼓不起这个勇气。接着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了温和的口吻，低低地说道：“鸿大姐姐，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并非是我要束缚你的自由，其实我完全是为你前途的光明而着想。要知道你在香港虽然有点儿名气，但是到了上海，人家又怎么会知道你鸿文

珠三个字呢？所以没有人来将你好好狂捧一下的话，那么你能够红不红起来，这实在还是一个问题。现在这位顾先生，他是我从前要好的朋友。想不到他会发了国难财，居然在目前的上海也算是个很有地位的人物了。我知道这个人的脾气，平日视钱如命，但在女人家身上花钱，却挥金如土，毫不可惜。刚才他曾经对我这么说，就是把他所有的地皮卖光了来捧你，他也甘心情愿的了。你想，可见他对你的倾爱，是已经到了怎样一份程度了，所以我说这是你要发红的一个好机会。凭你这一手交际功夫，还怕不把这个曲死迷得浑陶陶吗？这个年头做人，何必要这么认真呢？就算你对他觉得讨厌，但你表面上总要敷衍他，让他得到一点儿空心的甜蜜。反正女人家稍为牺牲一点儿色相，算不得十分吃亏。只要你把钞票一千一万地用出来，那就是你的颜色，就是你的本领。等到他要和你正式开谈判的时候，你再给他吃一盅闭门羹，那也不算迟呀！鸿文小姐，我这一番都是金玉良言，对你本身完全有益，并无害处，你似乎应该仔细地考虑考虑。”

张得标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话，他咽了两口唾沫，似乎也感到一点儿吃力的样子，一面伸手到桌子上去拿过茶盅，连连喝了两口。鸿文珠把俏眼向他斜乜了一眼，却抿嘴嫣然地笑起来，点点头说道：“张老板，你忙什么呢，对于这一点，我可不是一个愚笨的人，也许比你更知道得多一点儿吧。”

“你既然这么说，那我当然是很安心。可是我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要假装头痛？这在你不是明明地冷淡着他？幸亏他没有发觉出来，要不然的话，他还会高兴来捧你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未免是太没有打算的了。”

“张老板，你以为我没有打算，其实这是你不知道我们女人对付男子的一种手段。一个女人和一个陌生的男子见面，那至少非得摆

一点儿架子不可。假使随随便便的，我今天就和他谈话，表示亲热的样子，那么在他心中觉得我好像不大珍贵了。所以一定要对他若即若离，使他对我有一种留恋，有一种希望，那么他对我自然更显得殷勤了。”

“哦！原来如此，佩服，佩服！鸿大小姐，那倒是我错怪你了。”

文珠这几句话听到得标的耳朵里，心中这才有个恍然大悟。他哦了一声，竖起了大拇指，连连叫着佩服，一面含了笑容，一面还向她赔不是。其实这是文珠急中生智的一番意思，她怕和顾元洪见了面之后，少不得要一番应酬，说不定还要请我吃夜饭，这样子岂非误了自己今夜的约会吗？此刻又见得标这么五体投地的神情，一时倒忍不住又暗暗好笑起来，遂低低搭讪着问道：“张老板，那么我们到底几时可以登台呢？”

“还有三天，今天十二，哎！十五号准定可以装修舒齐了。鸿大小姐，戏院里已开始售票了，你知道顾先生每天包多少位置？”

“多少？问你呀！我怎么知道？”

“每天包一百个座位，接连十天。你想，他这样不惜一切牺牲地狂捧你，在这个年头能有几个人像他这样子为女人而鞠躬尽瘁呢？所以这种瘟生户头，你要不拿功夫出来拉住了他，那你除非是个傻子。”张得标是一味地向她怂恿劝告，后面这句话还故意包含了一点儿刺激她的成分。

文珠微微一笑，却并不作答。这时已经六点多了，得标问她们：“晚饭怎么样？要不要我陪你们到外面去吃点儿？”在得标也无非是一味地奉承她们的意思。但文珠摇了摇头，说：“不必了，我们姐妹两人就在这里叫一点儿吃吧。”张得标听了，遂也不再客气，匆匆地告别走了。

这里文珠叫爱玉揷了电铃，叫侍役进来，吩咐到十三层楼西餐